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白孔六帖卷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夫婦一　婚姻二

離三　同姓婚四

賢婦五　惡婦六

喪夫七　喪妻八

後妻九　妾十

美人十一 妬十二

寵十三 別十四

辭十五

夫婦一

白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傳

夫和妻柔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婦聽而婉

宜家宜爾室家

偕老與子偕老

如賓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晉侯曰能敬必有德以為下軍大夫

鳳皇和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伉儷不能庇其伉儷

好合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二物傳謂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配耦各有配耦

侍執

巾櫛禮開男女義合夫妻絲蘿古詩與君結新婚兎絲附女蘿琴瑟齊體夫妻齊體齊眉梁鴻妻孟光饋食舉案齊眉家肥夫婦和家之肥也禮必敬禮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焉中則內饋外言內和男行女隨刑于寡妻寡嫡也言文王先施法於妻而後及于邦家以和夫妻夫義婦聽甚宜其妻宜善也禮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也禮移天之義一齊之義一與之齊驚死鄭炎遇風疾遭母憂疾甚發動妻厭而驚死妻家訟之不能自治死於獄中加杖晉劉毅散齊妻子有過立加杖以搥之希見朱博不好酒色之宴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又劉基字敬輿與羣弟居夜卧早起妻妾希見面諸弟敬憚之門無雜

賓客刀環擊魏略桓範為兾州牧屬鎮北將軍呂昭昭才名過於範範後謂妻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不能為呂子受屈妻曰君前在東座欲擅斬徐州衆人為君難為下今羞為呂屈難為上也範怒以刀環擊妻妻傷胎死範稱疾不就州

疾貪王衍妻郭氏貪戾無厭不能禁有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言不可郭氏為之小損

老而納正室魏鍾繇老而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

殺朱浮字叔元為彭寵所攻道走恐不脫乃下馬刺其妻僅以身免

又殺齊伐魯魯欲將吳起起妻齊女也起殺之明不與齊及為將大破齊軍

同心僶俛同心

細君東方朔謂妻曰細君

孺人禮曰大夫妻曰孺人

孔薛仁貴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

感知已

王義方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女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妻諫 竇建德凌敬說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

兩妻 王毛仲有兩妻一上所賜皆有國色

生斂 房孺復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

質 張萬福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涸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蔡將妻 烏重胤蔡將李端降重亂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不相宜 顏思魯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若諫父不聽

娶二妻 五代安重榮娶二妻高祖因之竝加封爵

令匹 柳玭

夫婦之道

王化所基韋挺疏教化之端夫婦教化之端公主傳詔不敢仰視權懷恩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長貧任婦愁杜甫屏迹詩詩稱鵲巢禮榮翟茀杜牧宋叔康妻封制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矣周彬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苦修進仰畫作夜具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耶向何如荅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閒先主鎮金陵囊文而往將有事圓卯募四方英秀各為祝史彬所著特加遴用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交辟賓之門下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矣比諸伯叔何箇為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曰斯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江南野史

婚姻 二

白聘則為妻廟見為妻在塗稱婦婚姻以時必告父母及時男女得以及時三星在戶在隅婚姻時也百兩御之燕爾新婚嬿婉之求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爾室宜爾室家我儀實維我儀反馬既嫁三月而反馬左氏鳴鳳之兆見上注從人女子從人藝麻結褵九十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有室三十壯有室禮不息燭禮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燭思相離也謂親骨肉也不舉樂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謂重世變也又曰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欲令子婦深思其義嗣親注見上遵附遠之文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卜先近之日禮吉事先近日親迎男女親迎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授室婦降自阼階授之室明婦為家主二十女二十而嫁男女以正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奠鴈御輪合巹禮曰主人筵几於廟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著代承家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萬代婚禮萬代之始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高國傳曰敝無存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貴族也歸我仲子歸于我注婦人謂嫁曰歸好仇仇匹求士娶妻陰禮周禮以陰禮教親則人不怨注陰禮男女之禮也婚姻以時則男女不怨曠多婚周禮荒政十曰多婚注荒年不備禮婚姻也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嘉禮冠婚之禮許嫁禮曰女子許嫁

而纓注繫纓示有從人之端授幣禮女自歸禮婚以禮成妻由義合布幣

五兩御輪三周既繫許嫁之纓遂執告虔之贄女辭家而適人辭

家委巷在塗是稱家事必慎令儀婚惟著代禮貴及時衿鞶展慶榛栗告虔

女既辭家婦將授室桃李忍失當年榛栗遂移他族娶巫家女漢黃霸字次公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乃鄉里巫家女也遂娶之後位至丞相

配嫁晉書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使長吏配嫁世婚漢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也

逆婦先配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

三月乃奠菜儀禮婦入三月乃奠菜以筐祭用槿祝曰某氏來婦敢奠菜于皇舅

姑婦拜扱地扱地猶男子稽首也 承我宗事 儀禮父醮子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施衿施鞶 母施衿結帨勉之曰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命 遂人以樂婚擾 甿田

勸婚姻也周禮 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媒氏掌萬人之判男女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入子嫁女也入云容媵姪娣不聘也書之别未成婚禮也 入幣不過五兩 凡嫁子娶妻也 穀圭以聘女 若栗文也 造端 禮造端乎夫婦 重責 本於婚姻以著代重責婦順焉 女壯勿用娶女 易 人序 婚姻不賀人之序也 匪寇婚媾 易謂無寇難即往就婚也 遠恥 公羊婚禮不稱主人遠恥也宋公使公孫來納幣稱宋公辭窮 劉范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 聞子有客 賀娶妻曰聞子有客使某羞禮 在途

稱婦 公羊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 **繫援** 董叔娶於范氏曰將以求繫援也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獻子執而縛之於庭槐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無所謂也 **遲暮** 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及年歲之未晏 **繁息** 漢書惠詔女子十五已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欲人繁息勾踐令國中女子十七不嫁罪父母 **太早** 王吉字子陽以夫婦人倫為之大綱夭壽之萌世俗婚姻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人多夭 **省俸祿賑婚姻**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俗無嫁娶禮延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相匹配貧無聘財令長吏以下省俸祿賑婚姻 **悔婚** 魏志王褒字偉元與管彥男女各始生許為婚彥為西夷校尉褒女更許人彥弟馥白褒褒曰賢兄葬父於洛陽隨妻還臨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賀婚** 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愚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既共慶會之義

亂倫之始 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錄尚書父英高平相玩子納尚書令王導初至江左請婚於玩玩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為亂倫之始

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

老而納正室 鍾繇見上注

彈非耦 齊沈約彈王源嫁女與滿璋男鸞彈文曰璋之下錢五萬源以所聘餘直納妾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文選

王滿 見上注

潘楊 潘岳作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也

禁相賀 宣詔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政禁人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里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其勿行苛政也

軺軿 劉歆等新定婚禮親迎立軺軿馬軺立乘小車也軿馬驪駕也

諸生皮弁 韓延壽為潁川定嫁娶喪祭儀品令文章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嫁娶禮

皮馬之禮 晉所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圭馬二駟王侯

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玄纁束帛加羊古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

用羊 晉書云羊者佯也然則婚者有羊漢末始也

斂錢助婚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助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不得者

舊姻 詩曰不思舊姻

委禽 公子黑彊委禽焉黑字子皙

人倫所資 伉儷斯重

齊體一行 義存偕老

形分一氣乾坤為八卦之門 人列三才夫婦為五倫之首

天地之位既分 夫婦之禮斯著

入幣五兩束帛 周禮

三十而娶 周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媒匪斧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因針 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伐柯 如之何匪斧不

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不交**禮曰男女無媒不交**媒娉**　**彊媒**　**良媒**　**從人曰歸**因媒而嫁**媒氏**周禮**行媒**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妻以禮求**

為人作媒晉索紞字叔微有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成婚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

孔族屬姻家李敬元進吏部尚書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

服除乃婚于志寧衡山公主既服除將下嫁志寧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公主待服除乃婚

潛相聘娶高士廉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甞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

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弊云

以姻戚進

竇威帝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有三后族奇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嫁娶必多取資

高士廉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婚

王化所基

韋挺上疏曰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舉樂之感今婚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為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

請婚

褚遂良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通婚名族

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引就清列 李懷遠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

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蕭至忠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譏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婚嫁 齊澣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豫圖且有後患

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 尚宮宋若昭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

用婚家典帳中兵 李聽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沓牙將李臣則因衆不忍夜斬緩首

宗族孤孺者皆為婚嫁 徐岱宗族孤孺者皆為婚嫁

結婚 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朱滔患兵攻之帝詔李晟率師援孝忠滔解去孝忠因與晟結婚本

傳

嫁故人孤女 嚴挺之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斥廪婚嫁 柳仲郢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廪為婚姻

蕃華不得通婚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有吏或撓之則相挺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占田產闔部肅一無敢犯

為立夫家 貞元後流放衣冠孤女稚兒為立夫家

主其婚嫁 顏春卿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婚嫁

破酒 韋宙出為永州刺史初里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十數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

有姻屬 韋元旦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

無與為婚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移書言情曰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以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

彊使孽子婚昵 于頔常怒判官

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頗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婚昵

取世家子

杜中立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名見禁中拜著作郎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

許婚

劉悟傳裴敞見之啇辟悟府悟奇之故為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為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

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

崔沔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賔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史才改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

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舊族

見衰黷旅中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舊族代李丕與郭誼書

汩喪廉恥

唐贊遺晉播遷劉石亂華百宗蕩析

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伐閥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廉耻天子屢抑不為衰

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 韓文

近代婚禮 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窟箭三枚置戶上婦上車背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頭而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躪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檝及竈酉陽雜俎

定婚店 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檢書如西國梵字云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爾因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爾固逐之入菜市見眇嫗抱二歲女亦陋老人指示之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於稠人中才眉間爾後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主泰妻以女年十六七容貌端麗眉間常帖花鈿未嘗暫去

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任時襁褓乳母鬻蔬以給朝夕嘗抱于市為賊所刺痕尚在因盡言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崗頭澤底國史補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上門崔皆為顯族

約不論財資韓愈寄立之詩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資

言姻喜附葭柳宗元詩

玉臺挂寶鏡持此意何如坦腹東床下由來志氣疎李白詩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杜甫新婚別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同上

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同上

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高儉為氏族志又詔後魏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懿晉

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

女福豐厚必有令匹

柳玭家訓曰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鎮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

中外

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

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

鄭餘慶

婚日勑北軍供帳

李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勑北軍供帳

將授室而罷

白敏中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

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

輒皆遂至數百千金貴妃楊氏

女孫

適崔阜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婚權家鄭覃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白樂天陳村詩錦繡張道待其至藩鎮朱滔初回紇以女妻奚王至大歷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乎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馬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借吉而婚蔣乂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名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線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

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取服晉襄墨線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線服衣冕裳去垩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迕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

禮部郎中 凡婚嫁花釵禮衣六品以下妻及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釵禮衣庶人女嫁則服之凡婚嫁之服資廕高者皆以高唐六典

離三

白怨耦 曰仇

失儷 儷耦也鳥獸猶不失儷傳

仳離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棄背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愛弛 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

義絕 夫婦之義絕

反目 易曰夫妻反目

同心 有怨

我怨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不爽二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女也罔極二三其德

衰薄

夫婦日以衰薄谷風刺夫婦失道也離絕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覆水難收斷絃可續塵泥浮沈異路弦筈離合非常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叱狗鮑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啖棗王吉字子陽妻取東家棗啖吉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吉去婦復還求去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怒曰終當餓死遂去之去室蘇武還漢生妻去室下堂糟糠之妻不下其堂糟糠榛栗去閤故人從去閤送畿薄送我畿伋也之妻子思曰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秋扇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別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鶴操比子于毒棄我如遺士三出妻逐於境外言二三其德也出管子禮曰舅姑怒則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不表謂不明言其過不宜其妻宜善也禮東緼去婦復還不安左傳莒子娶女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也来歸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来出曰来歸喪服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注云當喪當喪舅姑之喪出除喪絶族逆喪穀梁杞伯来逆叔姬之喪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無子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矣陳平兄漢陳平與兄伯居嫂嫉平不親家産伯聞逐其妻金賞霍光以女妻金賞以霍氏事有萌牙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法李充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醖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状教充離異充母兄弟不可承宗事遂

呵叱妻出門

黄允　後漢以黄允為雋才知名郭林宗曰卿有絶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袁隗見允曰得壻如此人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弃方與黄氏長别乞一會以展離訣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匿穢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於世

仇怨　晉書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珣絶婚又離珉妻遂為仇怨

蕩舟之遣　傳齊侯與蔡姫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遇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為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以妻與人　東胡使使求冒頓妻閼氏左右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

始託微波　終傾覆水

卷流黄以去閤　罷織素於登山

於妻有眷尚妍桃李之姿　在壻無情頓改松蘿

之契女一其心士二其行參商聚怨徒悲出閤之情水火生嫌詎荅下山之問聽秋風於靜室臉淚恒齊鑒明月於空牀愁腸欲斷雖求里母束縕難招繼名鄰人斷絃可續生離楚詞曰悲莫悲乎生離別夫妻再合黃昌字真聖初為書佐其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為人妻後昌為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於府中昌以其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書佐黃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還為夫妻陳詵妻晉李繁姊先適陳詵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命賊遂掠將去詵更娶嚴生子暉繁後得姊歸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言於庾亮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有老母不可莫之養妻無歸期納

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尋求之理而便娶妻誂之短也畝隴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李鄙野之人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亮從之

兩妻 晉賈充前妻李氏坐從後娶郭氏女後李氏以大赦得還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氏怒曰刋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乃為李築館舍於外也

孔逐妻 令狐建擢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寶臣請案劾無狀

詈媵婢出妻 李迴秀母閒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李元素 其妻石泉公主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主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主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主貲五百萬

落花辭枝羞故林 李白白頭

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

覆水不可收行

雲難重尋同上代別情人

同姓婚 四

白辨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同君子惡之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晉侯內實有四姬焉皆同姓不娶買妾則卜禮曰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書姓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徒聞盧癸賦

詩斷章取義孰曰昭公知禮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避宗盧蒲癸妻慶舍女同宗也人謂之曰男女辨姓子何不避宗何

也曰宗不余避余焉避之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惡避宗注云苟有求於慶氏不復避宗譬如賦詩直取斷章之義

不蕃 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附遠 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有別 男女有別

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

防人 禮曰以禮防人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同姓故也

本枝 同族

吳魯之百代不通 禮曰吳魯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出嗣而婚本族 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材乃下令曰喪亂前事一切勿論

姓同源異 司空陳莱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為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姓同源異

又 王莽娶王咸女以為源異不同而娶之

設瀌而威小人 制禮以防君子

孔李光進 母李

白妻柔而正婦聽而婉婦順禮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然後家可長久四德婦言婦道婦容婦功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婉婉聽從婉言語婉容兒邦之媛兮詩云美女為媛下之趙姬謂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以盾為才使為嫡子使其子下之讓夫樂羊子得遺金而歸其妻讓之曰妾聞君子不以小利污其行如玉之德匪石之心作程垂範閨閫和柔婉淑叶淑女之詩守夫人之灋晉書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郤守夫人之法謝女之貞道韞曹家之訓大家婦式婦之式周禮從夫禮曰婦人從人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甚宜其妻宜善也禮姆教姆是女師教以德禮和順積中禮婉容禮鳴

鳩

鵲巢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德如鳲鳩乃可配焉

以采蘩 夫人不失職也

晏子之御 史記晏子相齊其御之妻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妻請去是日夫自抑損晏子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

林下風

閨房秀 王凝之妻謝氏道韞有才辯同郡張玄妹有才質適於顧氏玄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尼荅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林下風氣顧家婦冰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戒夫 傳曰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國語又曰伯宗歸喜曰吾言於朝謂似陽處父妻曰處父華而不實伯宗飲諸大夫酒妻聽曰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能其上久矣注云上謂賢在人上

知人 晉王渾妻鍾氏名琰有文才淑求賢夫有兵家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羣小吏雜處琰自帷中察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

遂止其人數年卒

才學

竇滔妻蘇氏能屬文滔苻堅時坐徙流沙蘇氏織錦作迴文詩以贈滔循還讀之辭甚清婉

智略

晉書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家並豐昶與劉裕討桓玄欲供軍謂妻曰幸早離絕脫富貴相迎周氏曰事不成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又謂昶曰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時所生女在抱推示之曰此可賣不惜傾產給之將舉謂顗妻曰昨夢不好門內不宜赤色我悉取作七日藏厭乃置帳中以絳與昶得數十人被服赫然云云

武勇

晉書苻登妻毛氏善騎射登為姚萇所殺乃率壯士與萇戰殺傷甚重為萇所執罵萇而死

又 劉遐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季倫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於萬人之中又田防為亂遐應之妻止之不從乃密燒甲都盡

又 張茂妻陸氏茂為吳郡守被江充所害陸氏傾產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充敗為陸所殺

女

荀崧女灌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

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師兵至賊走

患富

吳志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遣人於武陵龍陽洲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勑兒曰洲里有木奴千樹亦當足衣食耳母曰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曰蓋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

牛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呵曰京師尊貴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章不從竟死獄中

鮑宣妻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君子唯命是聽乃短衣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至司隸

才學

後漢蔡琰字文姬感亂離悲憤作詩二首

又

劉榛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

生徒受業

韋逞母宋氏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受業

先姊行

袁隗妻馬融女少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

處姊未適前行可乎對曰妾姊高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

誡孫女

張負嫁孫女與陳平誡之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

齊眉

梁鴻伯鸞賃舂於皐伯通廡下妻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

救夫罪

蔡琰字文姬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曰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辯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小郎解圍

謝道韞事見嫂叔門

詠雪

謝氏内集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道韞王凝之妻

孔為世閒婦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凡内外冠婚喪祭主皆身荅勞疏戚咸得其心為世閒婦

涉書史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

能文章草隸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

新粧詩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作新粧

詩好事者稱之

進士不櫛 闕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爾南楚新聞

不許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因話錄

敏妻 朝野僉載則天朝來俊臣强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龍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出莫求住遂行至州以刺謁侯不許上敏憂悶董氏曰任莫求去後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陵殺舊縣令畧家口並盡以不許上獲全俊臣誅逐其黨敏又獲免

一子未嘗至都城 太平廣記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至都城仁傑每伏臘晦朔修謁甚謹常休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姨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崔玄暐母盧

有賢操（本傳）

惡婦六

白婦怨（無終）女子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語）豔妻之煽（詩豔妻煽方處）怨耦曰仇 疾郭氏之貪（王衍以其妻郭氏貪鄙口不言錢）傲佷（法度）反易剛柔 悖慢（驕佚）蠱媚（惑亂）險詖（之心）不思淑女之章（且壞夫人之法）三嫁（管子女三嫁入于舂穀言見由是不貞順也）奇袤（媚也周禮）陰訟（謂爭中冓之言）庸奴其夫（外黃富人女庸奴其夫言視其夫若庸奴也）不宜其妻（宜善也禮）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不至謂不親於夫不孝於舅姑）婦順不修（禮）牝雞之晨（書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家索**索盡也言雌代雄鳴則家盡**乘夫**詩乘陵也**孔剛悍**楊弘武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罷**悍驕戾沓**元載妻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元載巨禁**善士所惡**薛克創有器識族人黃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創荅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顗不敢沮而紹卒誅**殺二侍兒**房孺復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兇暴喜鞭楚人**薛仁杲妻亦兇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撻

喪夫 七

白夫死不嫁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自誓**栢舟共姜自誓也共

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詩畧曰之死矢靡它靡慝

晝哭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也

天窮 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天人之窮而無告也

未亡人 寡婦自謂

殲我良人

郊吊 傳曰齊侯伐莒莒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妻於郊使人吊之對曰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吊齊侯遂吊於室植杞梁名

城崩 琴操曰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於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

竹死 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染竹竹盡成班而死也

斷髮

割鼻 皆古之寡婦自誓不嫁

失儷煢

獨

潘岳之賦 共姜之詩

從子 禮夫死從子

稽顙 禮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夜哭 禮寡婦不夜哭

伊寡婦之利 詩

夫由義合 喪以禮成

義重

移天哀深沒地死同穴　夫既溘至妻將疇依屍還陰氏後漢陰喻妻荀爽女名采少寡父母彊嫁與郭弈爽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爽令執奪到郭氏偽為懽建四燈請弈談弈敬憚之曙弈出采勑左右辦浴入室令侍人避以粉書扇上曰屍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而死

刑耳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記

黃鵠歌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飛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嗟此寡婦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不忘兮鳥尚然況其夫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曾人聞之遂不復求

嫠婦莒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

嫠婦

孔哀毀成疾 韓愈盧氏銘元和五年尚書堯夫人哀毀成疾

當門戶備祭祀 劉禹錫撰史公僕射神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以傳于後

哭聲一何苦 白氏聞哭昨日南鄰哭哭聲一何苦問之身哭夫夫年二十五

存念平生之形儀 張銑注文選寡婦賦仿佛存念平生之形儀

酸惻之懷 呂向注寡婦賦為時序漸遠哀情降歇而酸惻之懷日以甚也

喪妻八

白天窮 禮老而無妻謂之鰥所謂天人之窮而無告也

舞鏡 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

鼓盆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

悼亡 潘岳有悼亡詩

失儷 伉儷

廬杖 晉劉寔字子真喪妻

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為意

祥服 世說孫楚妻亡至祥服乃為詩以悼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傷神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豔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神未幾奉倩亦卒

宴會免官 晉書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令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司直劉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既除而宴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所禮宜奪俸一月

殺妻 史記吳起仕魯齊人攻魯急起娶齊女為妻恐疑之起欲就名乃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遂攻齊大破

自縊 朱買臣既為會稽守其妻羞乃自縊而死

自溺 秋胡妻恨其夫乃自溺而死

薛華 萬里

不杖 禮曰為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私喪 妻喪也禮

妻以義親 服從恩制

再娶 吳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為索諸葛

謹女孫權聞而勸之遂為婚

行志 後漢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斂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葬妻 後漢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許劭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不可造又時人多不行妻服云云

佳人難再得 荀粲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再得見上注

輕重相反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為夭折復何恨

又 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兩譏之

葬妻犯禾 季子羔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吾為邑宰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不再娶 漢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敢再娶

又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又 後漢楊秉早喪夫人不娶

又 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倚戶觀

化莊子德宮之喪潘岳誄楊仲武曰德宮之喪謂妻喪也孔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李審妻惚故時母病惡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不娶王維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早喪妻李珏舉案來饁劉禹錫傷往賦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塗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荊釵布襦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指遺袿兮能認怨空帷兮欲歸又曰寶瑟儷兮絃柱絕瑶臺傾兮鏡奩空見巾箱之故封同上閑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歛其遺服月旦一出陳之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撕珥縈帨于匳月旦十五日則一出陳之抱嬰兒以泣韓愈吊武侍御所畫佛文葬玉埋香玉溪編事孟蜀時泰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

之語**臼中炊**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云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酉陽雜俎

四十喪妻丁公著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

後妻 九

白殺前妻子後漢龎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

繼室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逐子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乃出之包曰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杖毆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夕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謀出外蜀志劉表受後妻語愛少子琮長子琦謀自安游後園上高樓去梯謂諸葛亮曰言出子口入吾耳可言乎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

死重耳在外而安琦乃陰規出計非等閑之語也

織纊

古詩新人工織纊故人工織素

孔韋后

乳媪

竇懷貞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為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再娶

盧邁再娶無子

假姓虞

許敬宗嬖其妾因以繼室假姓虞

斷髮

李德武妻裴氏以孝聞鄉黨德武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父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全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妾十

白賤妾 魏武子有賤妾疾曰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為殉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嬖妾 愛妾

歸妾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衣帛 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 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 織

蒲 臧文仲妾織蒲三不仁也 犇則為妾 聘則為妻 不敢失 孝經曰理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不聘 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誘妾 書曰不敢誘偷臣妾汝則有常刑 當夕

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 上僭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云云 生子

禮妾將生子及月辰使人日一問之謂諸侯也 有子則緦 禮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巳 長

子服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 妾祔 於妾祖姑無祔祖姑則易牲而

祔於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下女君一等 自獻其身 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

身脅齊媵之先者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注公聘楚齊君媵脅公以為夫人也

無以妾為妻孟子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再命曰無以妾為妻

愿欲笄之國語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左史倚相曰吾妾愿欲笄之注內子服衡笄

外婦漢齊悼惠王母為高祖外婦

旁妻王禁多娶旁妻禁元后父

小妻武帝詔枚臯之母小妻乘乘孽子

怛妾不肯隨乘

腐木劉輔上書於成帝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毒張彭祖舊恩封陽都侯為小妻所毒漢宣帝時

為妾出妻魏氏春秋鍾會母寵於父繇繇出其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繇憤恚發楸市喋乃止

喪服車胤上言喪服禮制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尊非為體

賢妾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殺

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

絡秀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顗長母曰我屈節為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不惜餘年顗等從命為方雅之族也晉書

見夫人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亦宜答拜摯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酬答

齋縗

禮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齋縗有若曰為妾齋縗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皆為我妻也文過之言

官女

妾也

葬孟僖子

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葬於孟僖子

送妾

祭遵兄以遵無子以妾送之遵不受曰以身任於國不敢慮繼嗣

孔以妾為妻

李齊運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

養子

李勣謂弼曰我死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

母

事父妾　崔渙有嬖妾子縱以母事父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為難

稍畜伎妾　裴漼晚節稍畜伎妾

厚妾薄妻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荅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汙逼　崔寧在蜀久兵寖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汙逼

驍果　崔寧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十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

不荅其妻　齊澣納劉戒女為妾不荅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擿而廢之

鬻女為人妾　李德裕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

以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

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不置 李珏早喪妻不置

積媵妾 王仁皎積媵妾

私通 劉禕之坐拱中或告禕之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鞫治以勑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勑后以謂拒制使賜死于家

幽妓妾別舍 楊憑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姦贓及它不法詔李鄘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幽妓妾於永樂別舍謗議頗讙故夷簡藉之痛擿發欲抵以死

內無妾媵 鄭覃

旦夕問省 楊晟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擿使亡去昌符死晟得妾周母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

納妾 李義府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

側室 劉悟子從諫妻裴從諫有妾韋顧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

建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願以婢為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

侍姬盈房　李林甫尤好聲妓侍姬盈房

李伊衡　以妾為妻

為王妾侍裁十數　竇建德及為王妾侍裁十數

私侍賓客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從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

主書　韋陟常以五采牋為主記使侍妾書之

娟然衣羅紈鳴珥環　房魯上節度使書堂皇數仮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

柳枝絳桃　語林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其後王廷湊有壽陽絕句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姝及歸柳枝竄

樊素小蠻　白居易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侍妾也

刻玉為倒龍佩　唐樂史綠珠傳崇美

妾千人擇數十人粧飾一處忽使視之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結綄樞而舞

千金駿馬換少妾 李白襄陽歌千金駿馬換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

女寶 太和九年牛羊日歷寳歷中李愿太尉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女寶意取李倫綠珠臻於此及愿老乃曰今老矣乃家蔵一女寶曾不問非臣所宜如得善文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乃求於楊漢公

美人十一

白淑姬 詩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螓首蛾眉

清揚婉兮

靜女其姝

彼美 淑姬見上注

洵美 洵信也

鍾美

尤物 天有尤物足以移人

甚美 必有甚惡

捧心而嚬

施芳澤

設笄珥 珥瑱耳也

靡曼

雉

齒婁婧列子子產弟公孫穆後庭比房擇稚齒婁婧趙女鄭姬北方有佳人美者顏
如玉如玉見上注姱容修態楚辭雲雨巫山神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千金買笑
巧笑之瑳瑳巧笑兒佩玉之儺乃可反行有節也孔惟擇美者崔顥娶妻
惟擇美者矯詔強娶來俊臣傳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逼亂之王旭為侍
御史紀希虬兄為南劍令坐贓旭奉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雲鬢儼分行翠眉縈度
曲雲鬢儼分行杜甫華屋豔神仙同上秋日詠懷霧中花有鄰夫自外歸見婦吹火贈詩
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一似霧中花出笑林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
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五代史馮道非人所有畢誠上恩顧特異許以為相令狐綯所忌連徙

之鎮皆絢綫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絢在此門得絶色非人所有者盛飾珠翠專使獻絢絢一見心為之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反之使人不敢將回驛候誠意誠又瀝血書輸啓事於絢絢終不納乃命吏貨之東頭醫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上堂坐之玄伯執賤役以事之踰月盡得其歡心焉乃進於上上見大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進以市恩澤上瘡疾作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與山人王岳道士盧仙芝俱棄市東觀奏記

妬十二

白螽斯美后妃無妬也 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逮下**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夫人無妬忌之行** 則惠及賤

妾入宮而妬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而見妬專房之寵賈氏之種晉武帝欲為太子納妃帝曰賈氏之種妬而少子樊氏之賢楚莊王樊姬進女於王勝已者二人如已者七惡女之仇史記好女入室惡女之仇不宜其妻宜善也禮夫婦之道人苦苦謂不至不答不使視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視謂叔向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予懼生龍蛇以禍汝子何愛焉棄子後漢龎參妻棄前妻子於井中絕嗣晉書賈充妻郭槐疑充視乳母笞殺之其子黎人思慕乳母不食他乳遂死及生小子亦然充遂絕嗣無此句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生姪等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周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之德夫人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周公是男子相為耳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南郡主欲殺李氏妬記曰桓司馬以李

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㫖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害色謂之妬

密置妾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别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求絶 謝邈茂度妻鄭氏妬怨懟與邈書邀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仇玄達以為之作遂斥逐玄達

被傷 晉祖約妻無男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常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所為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内而恚為婢妾身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

孔悍妬 張亮更娶李氏李悍妬

刵耳劓鼻 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刵耳劓鼻斷巽髮帝怒斥為縣主

刻眉 酉陽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

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梢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鐵契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莊宗愛姬

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以鐵錐刺

閩王延翰妻崔氏延翰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以手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死者八十四人五代史

妒婦津

臨濟有妒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

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杜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出酉陽雜俎

不可以死恐 朝野僉載兵部尚書任瓌賜二豔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缾酒曰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敕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李白玉壺吟西施宜美復宜嚬醜女效之徒㛹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月點錢點 令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歷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雜俎

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李白怨歌行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李益少癡而忌克

世謂李益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

寵十三

白畫眉 漢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司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中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上愛其能不責之

遺肉 漢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賜酒一石賜肉百斤將遺細君

悅已 女為悅已者容

荀奉倩之深情 鍾夫人之重愛

小吏為妻先引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還太子太傅

甚宜其妻 宜善也禮

擇璫 賦珥

食殘桃 竊王車

孔自為小君裁衣 鳳池編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紫襭碧為婦人衣紳自為小君裁衣

寵極愛還歇

李白妾薄命 **妍好** 去婦詞新寵方妍好 **寵煽赫然** 武后 **淑麗冠後廷** 郭貴妃淑麗冠後廷故寵異之 **漢帝寵阿嬌** 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李白妾薄命 **蕭良娣方幸** 后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武后 **與后爭寵** 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以先帝宮人與后爭寵更相毀短廢后王氏傳 **智算警頴迎意輙悟帝大悅遂專房** 楊妃傳 **造芸輝堂** 紫綃帳龍綃衣元載姬薛瑶英杜陽雜編 **五代唐莊宗先時攻梁軍** 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冠諸宮宮中謂夾寨夫人

別十四

白思伯樹萱 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望夫化石** 望夫不歸身化

石於山之上**飛蓬**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迴文**竇滔妻見賢婦門注**蕩子不歸**古詩蕩子去不歸空牀難獨守**牽衣**魏文帝詩將適千里道妻子牽衣袂**斂枕**禮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襡示藏**塵泥之難**古詩君為清路塵妾作濁水泥**攀桃李分不忍別孔團雪散雪辭**魏國憲穆公主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幽之禁中錮士平于第坐交中人貶賀州司戶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為主作團雪散雪辭壯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思相離**漢陽公主名暢下嫁郭鏦辭歸第泣不自勝德宗曰兒有不足邪荅曰思相離無它恨也帝亦泣顧太子曰真而子也**暮婚晨告別**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杜甫新婚別**泣盡影傷**劉良注文選別賦織錦為迴文

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別離故泣盡影傷愁如迴飈亂白雪李白久別離南楚材妻詩進士南楚材始娶薛氏後游潁川欲別婚貴族遣奴取琴書以示無歸意薛知見絕乃自圖其形題詩其側以寄有云恐君須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大慙雲溪友議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歐陽詹寄太原官妓麗情集金瓶落井無消息李白寄遠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上腸隨迴紋結織錦作短書腸隨迴紋結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代別同上常嫌玳瑁孤去婦詞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李白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同上趙瑟初傾鳳凰柱

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此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長相思上漢口雙魚白錦鱗贈輔錄事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無多少秖是相思秋復春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緑琴歇芳聲韋應物詩心逐江水流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黄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李白江夏行

辭婚十五

白非偶左傳鄭公子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今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辭與弟傳潡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注言欲立功娶卿相之女又後漢王謙為何進長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不

許以疾免 又 魏志賈詡字文和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又 魏志張範字公儀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 又 桓階字伯緒劉表欲妻之姪女階自陳結婚處拒不受 又 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尚書僕射錄尚書事父英高平相玩子納尚書令王導初至江左請婚於陸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 又 漢儁不疑字曼倩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固辭久之以病免 又 楊駿欲以女妻鄭默曰每讀儁不疑傳常嘉之

中官女

典畧曰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誡彧娶之為論者所譏臣松之云時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尤懼唐衡威權莫二順則六親以安違則大禍立至斯以存易亡之由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彧字文若

不許婚

孫權遣使為子索關侯女侯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悔婚

王褒偉元與管彥為友約

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𨕖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韻曰昔嫁妹妹皆遠吉凶絕斷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哉韻曰嫂是齊人也當還齊京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

諫婚 晉劉寔妻卒華氏將以女妻寔弟智諫曰華家貧類必汚門戶寔辭不得已竟婚而生子夏寔後生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犯罪免官

喪婚 見哀部注

孔為子請婚 張延賞與李晟有風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釁未忘也

白孔六帖卷十八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白美如陳平 陳平長欲娶富者莫肯與貧者平亦耻之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

敢娶平欲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肯長貧賤乎遂以女妻平

徐吾犯妹 左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自擇焉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遂適子南公孫楚也

王濬妻 晉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史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史令女於內觀之指濬告母邈遂妻焉

季芈 楚昭王出嫁妹季芈曰所謂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請妻鍾建吳人入郢之時昭王奔隨鍾建負季芈走而從王

賢如伯鸞 後漢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故女曰欲得賢如伯鸞者鴻聞而娶之

呂子衡 呂範字子衡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

女母嬿欲勿許與劉氏曰吾觀呂子衛寧當久貧者乎遂與婚

冥婚嫁殤 周禮媒氏禁嫁殤者遷葬者

合葬 魏武帝愛子蒼舒卒欲求邢原女合葬原拒之曰合葬非禮也又聘甄氏亡女合葬也

又 明帝愛女淑薨取甄氏亡從孫合葬

死則同穴孔畫孔雀屏間請婚者射 高祖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闕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碧鸛鵲 裴寬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常詵有女擇所宜歸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鵲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擇壻車 新進士大讌于

曲江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細車珠映擲比摭言

折節晚學陝州刺史王當有女令袁天綱擇壻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嫁之時人笑焉乃元崇也時二十三好獵鄠杜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晚學以晚節入仕至宰相出太平廣記

牽絲為婿張嘉貞有五女皆絕色欲納郭元振為壻令五女各持一絲元振從便牽之

待妻以禮　二

白始由義合終以禮成

如賓　齊眉　見面漢朱博字子元夜寢早起妻稀見其面

若嚴君後漢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如君臣後漢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理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荅拜後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

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

待妻有禮

吳志顧愷字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令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趨令妻還其貞絜不濁亂如此

南面北面

晉何曾閨門整肅年老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焉

自責

後漢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

孔相待如賓

五代萇從簡許州冨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踰垣而去不知所之

見妻子必正衣冠

唐臨

烈婦三

聶政姊 史記聶政殺韓相俠累披面抉目自屠死韓購以千金久之政姊榮聞之曰吾弟為吾在重自刑以絕妾奈何畏沒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乎乃之韓市呼天者三死政之旁

磨笄山 趙襄子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斗行鉎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笄自殺因以為其山名也

代夫留獄 盛道妻趙氏字媛姜益部亂道聚衆敗當死媛姜夜告道道速逃建立門户妾留獄代君媛姜乃解道桎梏子翔五歲令携走度道遠以實告應時見殺道會赦放歸終身不娶

夫惡自殺 沛國周都妻趙宗女字阿少閑婦道而都多行無禮都父偉謂阿少曰當以道匡夫阿少退曰我言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若言見用是謂子違父而從婦不如死乃自殺

手刃夫讐 吳許升妻呂氏字榮升為博徒不治行榮流涕進規榮父欲改嫁之榮終不肯升乃感勵改行遂成名本州辟至壽春盜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斷其頭

而歸祭升

臨危請姑晉禮志云李繁姊先適陳詵為妻而遣賊於賊請活姑命賊掠將去繁後得消息往迎還詵王愆期議李郿野人而臨危請姑險不忌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詧之中有殞無二是望人人為宋伯姬也

孝婦陜婦人娶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之烏哀鳴屍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敗境內經年不雨呼延謨為太守訪其墓諡曰真烈婦其日大雨

孔崇義夫人薛仁杲其降將旁企地復叛所過剽害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崇義夫人

刻石表曰烈女成汭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唇齒厚屯白帝汭牽存秉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辭辱汭韓楚言尤甚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為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

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觧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割耳

李德武妻裴德武在隋坐事從嶺南時嫁方踰歲父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訣矣荅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母持不許本傳

剔目

房玄齡妻盧玄齡微時病且死誘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惟中剔一目示房云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啖土飲水

王蘭英獨孤師仁之姆師仁之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遊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宗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郡君

抵讐殺父寃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

長則在坐無忌抵以鞿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𨿽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冒刃立姑側 鄭義宗妻盧夜有盜持兵刧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捽棰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荅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婦人以節 楚王靈龜妃上官靈龜卒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以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剔刖衆遂不敢彊

蓬頭跣而負土 汴女李母喪廬于墓遂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斷髮自誓 崔繪妻盧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

攀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没身為婢是夕出自竇糞織蟣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為浮屠尼以終

罵賊沈海符鳳妻某氏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著女訓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于世

盧惟清妻徐惟清坐僚姻貶播州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柔紼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荊州惟清死二鬟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還

饒娥饒州樂平人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河東柳宗

元立碑云義聲動江南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為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再拜就死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引繩束髮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可解直言坐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乃湯沐髮墮無餘父亡間道轝喪李孝女名妙法安祿山亂被劫從它州聞父亡欲間道轝喪一子不忍去割一

乳留以行

自刵陳寃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為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絶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寃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不嫁

止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原之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名寒如霜雪

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閭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

提刀逐之

僕固懷恩反郭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

勿反國家酬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䘏之以壽終

僕固懷恩贊曰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

引斧自斷其臂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時任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辱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秦拒黙啜 高叡妻叡為趙州剌史為黙啜所攻

州陷高歙仰藥不死至黙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歙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定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黙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楊完項城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侃為項城令李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乃募死士固守賊引去卒完

家道四

白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易

家有嚴君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夫子之家事理 隋武子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家刑國

萬石君 漢石奮子孫為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子孫相責

因長老謝改之乃許子孫在側雖宴必冠申申如也注便坐非正寢也

閨門自守 魏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此

整肅 晉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曾字頴考

又 庾亮字元規美姿容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率子抱孫 王羲之率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教養子孫敦厚退讓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也

家人嗃嗃 嚴酷甚也

婦子嘻嘻 失家節也

免冠自責 見上

孔治家以嚴 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家灋修整 韋陟家灋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

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

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閨門雍穆　馮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

家瀍可稱　張知謇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瀍可稱

閨門友睦　劉德威於閨門有睦

家為賊質　李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卹家乎朱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

家行修治　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保家　源洧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德星堂　崔鄲四世緦麻同爨居光德里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牓為德星社云

私居內齋正色　柳仲郢私居內齋正色服用簡素

治家　柳玭以不孝勤就養柳公綽治家埒

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

言家灋者尚韓穆

穆寧居家嚴嘗誤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正元間言家灋者尚韓穆二門云

三世一爨

崔邠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

述家訓戒子孫

柳玭常述家訓戒子孫夫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

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

辛讜初讜之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

家風

楊元禮素弟之子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孝睦

裴向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君子重其家

瀍　崔祐甫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縑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瀍本傳

孝慈　韋倫居家以孝慈稱

成立覆墜　柳玭嘗述家訓戒子孫曰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擊鼓會飯　裴寬兄弟八人於東都置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嘗擊鼓會飯

子父女母　白居易贊

子孫衆盛實為名閥　柳玭

孝友聞家　贊

諸子　李華與外孫崔氏書云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侍食今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肥家以忍順　柳玭家訓

省事而後可以言家瀍家瀍備然後可以言養人　同上

務以門族相高　宰相世系表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禮

瀍稱於士林柳玭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瀍稱於士林我子孫令以付汝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爾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父子五　訓子不訓　不慈　喪子　無子　孤遺　知子　業官　父子同爨　假父附

白天性父子之道父道子道人父人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各子其子各親其親為孺子牛齊景公御繩為孺子牛而折其齒孺子荼也斯子吾有斯子親

後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禮莫知其惡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堂構書曰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父慈子孝所謂六順負荷古人言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天
明傳曰為父子兄弟以象天明冬夏之日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雙
珠韋端有二子元將仲將孔融與端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荀陳之會世說曰陳太丘詣荀
季和貧儉無僕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
小坐膝前于時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長文犀也阿戎談王戎字濬仲父渾阮籍謂曰濬仲清賞非
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厚於慈禮以此防人人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以篤父子禮家肥禮曰父子篤夫婦和家之肥也異宮禮曰命士以上父子

皆異宮宗敬也見父子之倫焉禮厚敬禮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無能禮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父止於慈禮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父兮生我身之貳也禮椒聊有實螽斯之詠孝養厥父母書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從命禮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饋獻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人不敢專不奸傳父子不奸之謂禮有子有父公羊曰父有子子不得有父注云有子謂廢輒之義可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衛侯輒也子由父踈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由父踈也視友史記趙禹謂將軍曰不知其子視其友遺體霍去病至河東傳舍入迎父仲孺仲孺趍拜謁將軍迎跪曰不早知為大人遺體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武帝謂田千秋三君陳紀

元方弟諶季方與父寔齊德同行號三君一而已傳父一而已惟其疾之憂喜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為親後慈乃行先禍患相收莊子假之亡也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負赤子者彼以利合此以天屬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子為三公張酺為太尉父在田里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人皆慶羡之兼愛敬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託子於人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吴王聞之怒賜子胥屬鏤劒自刎而死敬父書訊吴顧愷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掃灑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即臨書垂泣語聲哽咽訓子不訓義方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過庭孔子嘗獨

立鯉趨而過庭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語

遠子又聞君子之遠其子

教忠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慈教父慈而教子孝而忠

七子之業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嚴父　愛子　天性之恩日嚴父子之敬父子

詩禮之訓

幼子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

幼學人生十年曰幼學餘具儒教幼學門

不就師傅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將紹家聲必資庭訓

嚴君之道教子之方

居家自相晶導豈不優於嚴君邪萬石君也

尊嚴之儀

馮奉世奉世子野王通詩次逡通易次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刑國自家刑國

不教吏職漢薛宣子惠為

彭城令宣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知不稱宣意使掾送宣令掾自從其所問宣以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自有資才何可學也

各使守一藝 後漢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臨刑告子 范滂字孟博被誣下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亦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又 鄭玄字康成戒子益恩曰吾年七十自非拜國君命親族之憂展敬墳墓當杖而出門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煢煢無同生之相依勗求君子之道云云

不訓 後漢馬廖不訓諸子友人楊終戒之廖曰皎皎練絲所在染也

八務七識 魏氏春秋諸葛亮作八務七識六怒五懼皆有條章誡勵諸子弟

睡不聽訓 陳萬年疾召子咸教誡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將杖之咸曰具曉所言大抵教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

撻子 崔烈有重

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名譽遂減問子鈞曰議者何如鈞曰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死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烈慙而止

又 王丹子有同門生遭喪在山中請往弔之丹怒撻之令遺縑而已人問之丹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

斑白逾峻 孫盛安國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逾峻

不慈乃疾厥子 書曰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言不慈也

匪人

不父 父不父子不子

滅親 傳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子厚與州吁同弑君碏殺之

不慈 父不慈子不孝祇服厥父

瘞子 郭巨

無兒 鄧攸字伯道棄子活兄子後竟無兒人曰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

易子 宋人易子而食

父頑 母嚚

信讒 琴操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霜操而死故文選曰掇蜂滅天性

棄子 鄧攸事見上注

慈幼

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慈愛小幼也

犁牛之子 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惡不害子善

殺子 晉獻公驪姬譖殺太子申生太子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戊申縊死

劫貨不救 後漢橋玄字公祖遷侍中以疾罷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遂進攻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請下天下凡有劫質皆併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長姦路

三綱絶矣 漢逄萌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及遂隱

殺子 漢金日磾子為帝弄兒上前驕逸後於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遂殺之

食羹 樂羊食肉羹

棄子 蜀程畿子郁在郡罷義使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及禍畿曰樂羊食子羹非無父子之恩

為國 邵續字嗣祖初王浚假續樂陵太守石勒破浚遣續子乂招續權附於勒勒以乂為督護段匹磾要續俱歸元帝其子諫曰今棄勒歸磾任子危矣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為叛臣哉遂絕勒勒乃害乂

父兮母兮 畜我不卒

喪子喪明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爾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嬴博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還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于土命也夫

七旬 潘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吴實惜慟於子慈注岳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夭六十餘日也

惜慟 見上注

珠碎 於掌上

蘭敗 於庭中

投車擠于溝壑 楚靈聞羣公之子死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馬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情鍾 晉王衍字夷甫

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仁與達　晉書王祥二子烈芬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

稽顙　禮為長子稽顙重正體也

子既不幸　老將長子服禮庶子不得為子服三年不繼祖與禰故也注明適一統

不哭　列子東門吴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無益自損　晉魏舒字陽元子混先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

封篋　王導還臺其子悅未嘗不送又為母發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常送處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齎金贖弟　陶朱公中子殺人於楚朱公遣少子齎金千斤贖罪長子請行到楚遺莊生莊生言

王將赦天下長子以弟自當免遂不與莊生怒反言於王先殺朱公子而後赦長子持弟喪歸朱公曰吾固知必殺汝弟汝見吾貧苦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

無子天窮老而無子天人之窮

叔向之憂無子也

伯道無兒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伯道鄧攸字也

擠溝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見上注

絳人絳縣人老而無子預於城杞之食辱在泥塗趙孟謝之

無後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妻無子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賦碩人

又晉獻公娶于賈而無子

何以能育

託身於人樓護字君卿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養之終身

為將不愛妾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取妾送遵遵不受曰自以身任於國不敢慮繼嗣之計

遺孤孤兒愛子

託子

恤後遑恤我後

負薪孫叔敖死無立

錐之地其子負薪於楚

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中其父之友謂曰子二千石子牧豕縱子無恥奈何先君

六尺之孤 可以託六尺之孤謂幼君

少孤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孤子 死王事者之子周禮

不逮事父母 謂少孤也

以繈抱之 禮父沒子幼則以繈抱之

慈幼 見上

恤孤 禮

字孤 不能字人之孤

無父何怙 有子疇依

漢帝既臨張禹有託 安昌侯張禹疾病罷侯車駕親臨令幼子拜於床下

山公尚在嵇紹不孤 嵇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

仲宣無後 魏王粲死後二子犯法誅絕後時太祖在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彼不使仲宣無後也

虎子 吳凌統卒二子皆孫權牧養宮中愛遇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之曰此吾虎子八歲令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錄統功封亭侯還其故兵

知子莫

若父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舉子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奚子

趙奢 史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括易言之敗趙軍者必括也

吳恢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石苞 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為言苞曰小兒雖小後自得之

王昶 晉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為癡父昶獨異焉

索靖 每曰吾子琳廊廟器非簡札之用州縣吏不足汙吾兒

姚弋仲 仲令子襄討石閔謂曰汝才十倍於閔

謂不從坐 吳志騶子張叔累遷司真封侯父山陰德卒知淑不良表請有罪謂不從坐詔許之

業官明經丞相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故語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司徒 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也

父

作子述 禮父作之子述之謂文王武王之業 **清白問絹** 晉書胡質仕魏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自驅驢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威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曰吾俸禄之餘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之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業書** 晉書王羲之子獻之竝能書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君荅曰固當不同 **大夫** 漢書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也 **張奐生男復臨此郡** 魏畧張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母方孕夢印綬登樓而歌旦告奐奐訊占夢占夢曰夫人生男復臨此郡必死官乎及生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猛急恥見擒曰豈使我頭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替代** 漢公孫賀自太僕卿遷丞相其子敬聲代父為太僕卿 **韋康** 三輔録曰康字元將代父端為荆州刺史父老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辛毗** 魏志辛毗

為衛尉卿子敞亦為衛尉卿

同官隔坐吳錄記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尚書劉馥為揚州太守恩化大行子靜為廬江守詔曰卿父昔為彼郡可謂能克負荷也

三代為司隷後漢趙興不恤忌諱三代為司隷

司隷下著姓世祖令鮑昱封降故撤問有所怪否昱曰通官文書不著姓怪司隷下著姓世祖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隷也

父子同戮父子伏誅漢書周紆字文通為沛郡守為人酷虐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及宗後漢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子代父死史石奮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當死乃自刎而死

假父假子何晏魏略太祖

納何晏母收何晏養宮中服飾擬太子文帝憎之謂之假子

秦朗 獻帝春秋曰秦朗父為張飛所殺太祖納其母愛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孔治命 韋溫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誡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然換知制誥

賦詩 同上既疾召親屬賦絞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誡矣

同在禁莞 蘇瓌子頲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莞朝廷榮之

俳兒 莊恪太子永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詔以陳王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

繼為宰相 竇至德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

同為侍郎 崔挹子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武德已來父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

相失 挹得謝而性貪

數為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

廬陵在遠 王方慶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君子哉

父稱忠孝 韋嗣立與承慶異母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常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相代

竝為宰相 及知政事父子竝為宰相世罕其比

有父風采 崔謹由有父風采

彊幹 李昭德彊幹有父風

彌愛多愆 褚遂良以為父子彌愛者多愆

善教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

吾家有子 蘇詵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顒曰吾家有子

稱尊 桓彥範曰父在子稱尊為逆子

善訓子手詔褒善 舒王元名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善

不肖 高儉為氏

族志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持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鮮人間何為貴之

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李愬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同拜　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翻為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為寵

撻　潘好禮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撻之而徇於門

有父風矩　柳仲郢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不能事父　柳珪與璧繼擢進士杜牧李商隱稱之以藍田尉直洪文館遷右拾遺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不能事父封還其詔

責子　朱忠亮授四鎮節度使涇俗舊多責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

屬無親疎　沈傳師治家不嚴威閨門自化兄弟子姪屬無親疎衣服飲食如一

諧　崔衍繼母李不慈倫使吐蕃歸李敝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泣無所陳倫弟

般趙白衍所廉舉送夫人所令子鄭餘慶子涵為右補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入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慶餘曰涵卿令子而繼美賈至明皇幸蜀帝傳位至朕直臣也可更相賀當譔冊既進藁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率門生出迎楊嗣復父於陵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馬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龍崔珙父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窋語符令琦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琦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琦密語璘曰吾閲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朝夕繫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荅曰今

王師四合吾屬俎中臨兒令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

得父一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求降外官增父秩

孫逖父嘉之逖還中書舍人拜嘉之且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顯名

甄逢常以父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愈荅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訪索

呂向向之生父岌客迷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

杜門不出

韋陟以父不得志殁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強調洛陽

令宋璟見陟嘆曰戲德遺範盡在是矣

不私

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謹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廣平風衰

宋璟子昇尚渾恕華衡天寶中渾恕尚竝以贓敗流貶華衡亦皆坐廣德中渾起為太子諭德物議纖薄之流死江嶺兄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父子為學士

蔣乂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

有方面功

田布諸子皆有方面功

諫

史孝章父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

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武不盡聽文宗賢之

峭立有父風 鄭覃

試文 韋温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綬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吾兒不及若兒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請二息補外 源乾曜進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叅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潔為鄭尉

蘇氏宰相 蘇廷碩與宋璟同當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之

不親教子 張士衡父文慶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執思見之為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

授以詩禮。**有父風** 蕭穎士子有亮直有父風。**庶事無間** 張曲江集勅奚厥可汗書與兒情為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直無別也。**其在家無子弟之過** 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韋羣玉也韓文。**盛德遺範** 韋陟為洛陽令宋璟見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異類合為父子** 義兒傳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五代史。**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 韓愈贈張籍詩

母子 六

賢母　惡母　妊孕生育雙生　遺腹　出母　母賤　後母附

白母慈子育有慈無威母取其愛孝經厚其慈母也天只水火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母德

母儀

陟屺詩母氏劬勞聖善何恃無母何恃詩

靡依匪母母兮鞠我腹我育我畜我長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三年免懷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不獨子其子禮各子其子

從子婦人從人者也嫁從夫夫死從子

慈愛

無能禮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母養如母而養之

傍無几杖後漢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省膳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母為敵獲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効愚欵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拜畫像漢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日磾每見像常涕泣

賢

母聖善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三徙** 孟軻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 **買豬** 韓詩曰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 **寄鮓** 吳録孟仁字恭武本名宗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疑也 **陰德** 孫叔敖幼時逢兩頭蛇畏後人見乃殺埋之其母曰汝有陰德必有陽報汝無憂矣 **埽墓** 嚴延年為河東太守峻刑酷法吏人號曰屠伯其母知終伏誅乃曰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今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言待其靈柩也遂歸見昆弟宗人復言之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不賢其母 **不食** 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酷 **以為己子** 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言若己生 **以為嫡子** 趙姬請逆盾與

其母來以盾為才以為嫡子而使其巳子下之

不哭

禮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注內人妻妾也

舉德

晉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鄰康伯母聞隱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

趙括母

史趙王使括為將代廉頗其母請於王曰括必敗請不從坐後果敗王乃原其母

王陵母

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漢王長者善事之無以吾為念因對使者自刎以固陵志

叔向母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子伯石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

陳嬰母

秦末天下兵起嬰亦起衆母曰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王

經母 魏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經及王沉王業謀經諫以魯昭公不忍季氏卒有乾侯之禍沉業馳出告文王經獨不告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以此併命何恨之有

才學 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氏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崔實母 後漢崔實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為五原太守有能政母助也

生徒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畫奏就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幔受業號文宣君侍婢十人

智略 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為桓玄所殺常思報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於屏風內制檄劉氏以罷覆燭窺之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既孤其誠常恐哀促其壽

養前妻子 羊祜前母孔融女凡發初與祜同母凡弟俱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於發遂得濟也

截髮待客 陶侃字士衡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

截髮為雙髻賣易酒殽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逵至京師稱述侃侃遂知名

罵賊而死　楊阜字義山叅冀州軍事馬超攻破冀城殺刺史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見叙母說冀中事責叙不討賊叙母慨然敕叙與阜起兵超禽得叙母母罵超殺之太祖下詔褒美之

遺母鮓　陶侃母諶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惡母母嚚　舜

不安其室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言欲去嫁也

許穆夫人公子頑烝於宣姜生也

掇蜂之譖　伯奇後母令奇掇蜂因而譖之其父尹吉甫乃逐之

欲罷也

寤生遂惡　鄭公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後遂復為母子如初也

棄子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文選

棄女堤下　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之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棄於

冰上 史記姜嫄踐巨人跡而孕生子為不祥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故名棄周祖后稷也

新息婦人殺子 後漢賈彪為新息令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城北婦人殺子彪出案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害人此有常理母子相残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慈幼 周禮

棄子 後漢龐參妻棄前妻子於井

畜我不卒 父兮母兮

姙孕生育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嗣續 以嗣以續

續莫大焉 父母生之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以是為爾子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椒聊之實 繁衍盈升

芣苢 婦人樂有子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男子之祥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弄璋弄瓦 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寢之牀載弄之璋其泣喤喤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乳

贈鯉 孔子子生三月有贈鯉魚者乃名子曰鯉字伯魚

珠生老蚌 孔融與韋端書曰不意雙珠生于老蚌

繼體承家 繼代保家

有文在手 傳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又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子名曰虞乃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

同物 傳云桓公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謂同日生也

三月 禮子生三月而父名之

聞聲不視 叔向娶夏姬之女生子伯石其母及堂聞其聲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

聞聲觀狀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良不可後果滅若敖氏

掌上之珠

懸弧之慶 男子初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男子有事於四方又男女生男子設桑弧蓬矢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也

月辰 禮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

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子復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翦髮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委則男左女右鬌遺髮也負髮子生三月始負子以桑弧蓬矢射也父母全而生之孩而名之子生三月妻以子見夫入門升阼階妻抱子出升自西房父執子之右手父母全而撫其首也皆諸侯之禮食母禮諸侯冢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庶人禮庶人無側室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子既生見父父必循其首也

厥初之生有後之慶寢牀見上注婦孕不育易乃多女災孕者傷也

胎夭多傷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殰敗也殈裂也毛者孕育

禮能育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謂姜嫄生后稷也副音芳偪反毛詩似巳

莊子厲人生子恐其似已夜生取火視之厲醜人也 三歲不孕 易 誕彌厥月先生
如達 樂羊子言易產姜嫄 彌月不遲 彌終也十月生子不遲 接子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
太牢謂天子世子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 緩帶 穀梁一人生子三人緩帶 賜酒 句踐令有
娩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男壼酒一犬生女壼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乳母二人與之餼 給復 漢書民產
子復二歲 胎教穀 後漢章帝賜姙者胎教穀三斛夫復一歲著於令 神光 應嫗生四子見神光
照室試探之乃得黃金諸子宦學竝有才名 兆叶熊羆 庾傳嗣續 從在手之文徇
徵蘭之請 名子 雙生梁嬴 見下過斯注 居上為兄 公羊言古人尚質雙生以
後生者居上取以為兄 則百斯男 詩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螽斯 子孫眾多宜爾子孫 陸

終生六子史記陸終氏生六子拆剖而生焉不夫而孕列子曰思女不夫而孕又漢書哀牢夷者其先有婦名紗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十人產驚死鄜炎字文勝好學風病恍忽至孝母憂其疾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不能理死獄中棄之不死韓朗字伯奇生三日遭亂弃於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有氣息乃収養及長舉為孝廉居然生子姜嫄無人道居然生后稷鬻子之閔斯鬻雉也雉之病也脩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生齒家語男子八月生齒七歲而齔墮地范曄母如廁而生華額為塼傷因小字塼天地相應乃得化淳男女匹配乃得化生陰陽不對生可得乎易損卦注過期梁嬴孕過期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過期謂十月不

生

遺腹小同鄭玄別傳曰玄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李陵漢書李廣子當户當户早卒有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

泗水王漢泗水戴王前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

出母白也之母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不喪見上注

子上之母禮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云云注為禮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則不服

無服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之云不敢以私喪廢宗祀之禮

慰心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辭母不顧 吳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西母不顧泣于後御者曰夫人猶泣統曰不欲增母思乃不顧也

母賤子貴 史記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母微 裴秀母妾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令秀母進饌於客賓見並拜之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矣

不聘 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也

後母織履給子 漢翟方進為小吏蔡文伯有封侯骨西至京師受經後母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子射策甲科

迎後母不至 漢何武後母在遣使迎會盜賊留久不至哀帝策免曰君孝聲不聞其上印綬

事迺謹 後漢馮衍子約年十歲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約敬事迺謹

旁無几杖

胡廣見上

雙魚躍出　晉王祥繼親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冰鮮雙魚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雀飛入幕中庭有丹柰母令守之風雨抱樹而泣

羊祜母　羊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與祜同母兄承同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得濟

不肯隨之官　傳咸為州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表解職又喪繼母見下注中

官舍設靈　傳咸繼母喪以無兄弟乃使官舍設靈坐

誣盜　閻纘後母誣纘盜父時金訟於有司被清議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乃移中正復品

蒲麻紵衣　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紵衣姑問之不言夏扇枕席冬以身溫母愛魚求不得杖之流血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母食之積日不盡於是撫之如己之子

逐不能去　薛包字孟常後母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打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夜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

之後六年服喪過乎哀戚

慈愛

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歲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漸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興遇病困母親調藥餌恩情篤密久乃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縣言於郡郡守表異

託疾求和

楊厚守仲植其母屬僑遺四子許以脩革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後改意恩養加篤

諫母

王祥弟覽字玄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數歲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及長每諫母少止使祥非理覽亦與馬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往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乃酖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翻之後母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

孔杜羔

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每憂號終日及凡兼為澤潞判官鞫獄有媼辨對不凡乃羔母得奉養

以母

子天性為言 狄仁傑陛下欲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
孰親毋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
無感故卒
復唐嗣
賢明 鄭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內聽
善果處決戒當理則恱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
愧之
治家嚴 蕭俛母韋賢明治家嚴俛
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
問計於母 王
義
方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决劾奏意
得罪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
吾願之
死不恨
賢操 崔玄暐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
凡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
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
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廩則
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
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自名
王琚 始
為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
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

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義先國家

桓彥範誅二張也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問所安

張鎰華原令盧擬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宦人也銜之結擬罪鎰案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擬擬免死而鎰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擬得流鎰貶撫州司戶

訟其子不孝

五代史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婦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躬加訓導

顏真卿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商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

訓教諸子

李景讓母鄭治家嚴躬訓教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

箠敕

同上為浙西觀察使母問

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罪乃赦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讙召景讓責將鞭其背吏大恐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授經　薛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射授經諸子及播兄弟

訓道有方　楊憑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

母憂　潘孟陽初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矮子　李建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矮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

母不肯去鄉里　張九齡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

免為官婢　嚴武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事後母　柳公綽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善訓子　柳仲郢母韓即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而能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長工

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本傳

親導母輿 崔邠為太常卿故事太常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迴班侯夫人 趙隱既執政宅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多許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等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迴班侯夫人起居縉紳以為榮

迎還京師 陸贄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

不聞無母之人 王潮王緒劉行全南走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

劉玄佐母 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

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何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

不貽親憂 劉禹錫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當謹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遊獵以所獲饋母不食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其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敎蕩吾安望哉不為食

楊收母長孫 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

母躬訓教 孔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

為母執轡 五代張遂清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以為榮

臨政問法如何 同上馬全節事母至孝其臨政治事必問法如何

湯餅客 劉禹錫送張盥童子赴舉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著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蒲獳

月安樂公主袒而鞭之崔衍父倫衍繼母不慈倫自吐蕃歸李敝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弟般趍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入長為母所訓江南野史彭昌世習儒學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春杜甫賀正夫人加恩芬芳孟母鄰同上

白孔六帖卷十八